四庫全書

子部

言行龜鑑卷四

元　張光祖　撰

家道門

竇公禹鈞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姻故舊孤遺有女不能嫁者公為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凡二十八人

竇公禹鈞有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每對

客坐即一尚書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又談苑云公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偪下已甚頹垣壞壁公不以為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不言妻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

祿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缺陷世界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本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孫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自簾中熟視不問後為相門下厮奴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禄奴因泣下公語曰爾意江南日曾盜吾銀器數事乎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鈔三百千汝其出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不可復留也奴泣拜而去

王文正公旦局量寛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唯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吾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有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丈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中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張尚書公誠為人孝友慈惠景德二年登進士第後知蜀罷官歸蜀中錦綺之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

上請其母及諸昆弟姊妹擇取之嘗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絶妻妾乃是外舍之人柰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

許尚書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久之兄乃曰吾弟之才後日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真宗命馮元談易元薦查道李虛已李行簡三人者與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嘗思鱖魚羮方冬無有道泣禱

河神鑿氷取得鱖魚果尺餘以饋毋後舉賢良入策四等

晏元獻公手帖與兄及嫂云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由守分為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得待豐足嘗見范應辰率家人持十齋日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為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宅第免于茫然此最良圖況宦遊有何盡期兼官下不可營私魏四工部可為戒也然須内外各且儉嗇為先方可議

此殊家閶僕吏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豬肉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為宗親及相交游言之

楊尚書玢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狀尾云四鄰欺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西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种公世衡字仲平少尚氣節昆弟有欲其家者君推貲產與之惟取李父圖書而已

韓忠獻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彦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語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禄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廪禄何顔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

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韓忠獻公汝州太守趙學士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聘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　韓忠獻公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公已貴忠獻公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其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襚衣一襲問其故曰若夫家遇其私忌服此慰舅姑也今無

此禮余以謂昔之爲婦當私忌慰服尚爾則受慰者其服可知嘗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諱日裹垂脚襆紗幞頭襆布衫繫藍鐵帶此乃令人釋服襆禫之衣嘗聞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帶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色亦當少變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黄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録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

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顔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黄公孝先有丈行天資孝悌母有肺疾綿痼歲久飲食

藥餌非經公手則不中度公乃一一自調冬日先煖溫被然後請毋就枕迨其得所然後起而觀書坐是不能輒去左右年三十二矣毋病稍安始就鄉舉中上第而毋亡每遇新物未經祭則不食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闃如也李畋

嘗侍坐於廡下畋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如是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賈文元公戒子丈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復得矣搢紳以為格言

包孝肅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

孝

宋曾魯公幼子光禄卿孝純休官三十年治家嚴整有法子弟非冠帶不見晝日不得居房以長幼次序各居廳事書院纔入廳門雖暫歸必見尊長亦須冠帶出男子雖見姊妹亦須有時不得接笑語弟婦與伯終身不同坐不立談男女燕合異席男子在家行步必令小童導喝婦女無從婢不獨行光禄主家不畜私財不置別產止享用衆分合得一分之物至今子孫猶貧

李潛字君行嘗自虔州入京師至泗州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取應君行不可曰汝虔州人而戶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

泣不食賀由是恐懼

陳公堯咨知荊南時母馮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郡有何治效堯咨曰荊南當衝要郊勞宴餞迨無虛日然稍精於射衆無不服馮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専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杖而擊之金魚墮地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乃乞追服

連處士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

胥内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人

王公存自奉甚約而喜厚賓客揚潤相去一水公守揚時援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乃出賜錢五十萬賙給閭里又具牛酒會父老數百人親與酬酢皆歡醉而去鄉黨以為美談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以不貪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

甚虚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償之公
因閲家藏書而得其劵召家人視之曰此前人清風吾
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顔魯公爲尚書時乞米
于李大夫墨帖并刻石摹之以遺親友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
養育諸姪比於已子所得恩例必先及旁族逮其終子
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五世
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櫝召人守視之貴顯十

五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沒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林述中云韓師朴入市歸韓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辭何不一貫三伯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教子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禮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

廷官禄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覲此為戒也

程太中珦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太中相待如賓客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

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　程公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禄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

司馬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問曰衣得無薄乎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

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司馬温公傳家集內先公遺文記云王藻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楊子曰書心畫也今人

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手澤心畫之為深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志行狀共為一櫝貫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祗保之

李公彭字商老性友愛撫恤二弟保恵教誨雖陽城兄弟不是過也先生每製一衣必俱有而後肯服食飲亦然未嘗獨行四遠饋餉不問豐寡一皆付之二弟

吕汲公大防家法至嚴晉伯汲公兄也汲公夫人每見晉伯必拜於庭下汲公既相晉伯往見之夫人令兩獲

扶下階而拜晉伯不樂曰宰相夫人尊重不必拜汲公甚懼遽撤兩獲

呂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時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里井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

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内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内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呂正獻公公著年三十餘通判潁

州巳有重名范文正知青州過潁來汝謁公呼公謂曰太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博宜近筆硯中國夫人在廳後聞其語以教滎陽公

范堯夫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

蘇公頌至和中文潞公為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

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叅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頌知婺州浙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孝所感

陳諫議省華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亮女日執饋馬於朝路語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荅云未曽

使之執庖自是隨山妻下廚耳馬遂語塞

趙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顧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髙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疾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

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吕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丞相汲公是也

姚公雄初為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忽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一老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曰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姚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

許歸之後不復與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没為間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明道先生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件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納如期而歸衆歎服

橫渠先生解瞽叟底豫章曰舜之事親有不悦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畧無害理姑必

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横渠先生曰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

蘇文忠公軾謫忠州日視囊中止有錢若干分作若干塊月以三十塊懸于壁日用一塊以竹叉之用不盡則貯于他器以待賓客　蘇東坡與李公擇書云僕行年

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四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處窮約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左右處之自宜也
趙彥霄溫州人政和間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

負尚三千餘緡彦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以付之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彦霄與長子俱登第鄉人大敬服之相聚四五年家道大興向來所出之田一齊歸復更數年祖墓邊有樹悉皆交枝秋熟禾穫禾皆合穟以此見夫孝道之至感

于神明今人視骨月如仇讎視兄弟如路人寧不愧於天地之間乎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於兄弟友愛伯氏早世公撫恤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致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陳忠肅公事親承順顏色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

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于村者親既終其兄甲

不忍羣雁異飛而友愛其弟乙甚厚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為無不善者欲開衅隙無其端于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乙欲激其怒乘甲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諭其意略不怒甲復有花欒之好列檻數十皆名品且其手植乙乘間鉏而賣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因犂地而植之穀甲既鰥處而有愛妾與之側室其婦詬罵毀辱妾不能堪而訴于甲甲因逐其妾其婦愧汗乃

正冠帔而拜于庭以謝不敏于是卒爲舊婦以相其夫

晏公敦復字景初當其居官晨起必問安而後出理公務晝則親自饋饍而後敢退食夜則躬親溫凊俟其寢既定而後敢退休私室每天陰雨必拱立母側恐其聞雷而驚或出遇雷必馳歸省問以慰母心每遇疾病躬治藥餌通夕不解帶雖老服勤不衰

徐節孝訓子弟曰汝等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不爲可也不勞力不費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

父母惡之不為可也鄉人欲之父母榮之何不為君子

徐節孝居官得禄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

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解衣衣之率以為常

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絶禄而家徒四壁立

宋劉忠顯公韐除顯謨閣學士宣和間鎮長樂公以書

生起白屋一旦持帥節過家上冢與親舊揮金把酒勞

問平生留連旬日不忍去閩人榮之

權樞密邦彦父在鄆卧病公雖從戎然沃盥必親執藥

物必親嘗未嘗解衣而寢後歸汶上道梗不通公在九江每北望必長號不能自已

胡文定公每歲釀酒一斗以備家廟祭饗造麴蘖治秫禾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躬視也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務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也禮成置酒五行分胙于內外雖亂離遷次衣食或不給而奉先未嘗缺

劉元城曰丈夫自誓不為則止且何必用術也趙清獻

公亦本朝名臣欲絶慾不能乃取父母之畫像臨於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已瀆乎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内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張魏公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上書檜大怒謫連州二十年移永州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公結門掃軌動止有則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

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

張子韶解舜五十而慕章曰孝子之事親當常如嬰兒時不當以長者自居也夫嬰兒之於父母也其弗見也則悲哀號哭無物可以悅其心其既見也則歡欣踴躍喜氣形於顔色間天下之物果可以易此哉是以於父母前顔色常怡然不變者天下之至難也舜五十而慕夫年已五十矣方且如嬰兒之慕非孝子何老萊子七十衣綵而戲於親之前時已七十矣方且如嬰兒之戲

以兒之戲於親之前而靜觀之其顏色爲何如哉必養之有素然後於父母之心專一雖形骸向老年齒轉深而此心常如嬰兒也

言行龜鑑卷五

元　張光祖　撰

出處門

張全義末帝時累遷太尉中書令封齊王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志功名不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數者

人以爲難

後唐趙光逢爲相常有女真寄黄金一鎰於其家適值亂離女真委質於他所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宗主

周馮道初仕後唐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

與農夫雜處曾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道歷仕四
朝二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性
廉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摟諸侯私門之內無
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
必引於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故雖朝代
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議者以為厚德稽
古宏才偉量蓋漢胡廣晉謝安之徒歟
蘇禹珪初仕漢為宰輔純厚長者遭漢祖與蘇逢吉同

登相位漢末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為積善之報也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缺行玷平生之蹤跡昔張去華當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保舉之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進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呂文穆公罷相上謂左右曰呂蒙正前自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必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昌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禄不足以自重矣上嘿然錢若水言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昌言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

至流渧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流渧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葢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

王内翰禹偁字元之性狷介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改咸平初修太祖實録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黄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

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司門繕調沂州録事參軍時魯宗道方為司户參軍家貧食衆禄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豫貸俸鈔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鈔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王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媿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目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

御邪魯遽稱謝具呈其實仁宗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第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勸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

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因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龎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完壯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

子太保致仕

呂正獻公去就之際極其介潔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富韓公慶歷間為樞密副使辭愈力公言遼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遼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外夷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諭公曰此

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余公靖為諫官時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緘口無敢言者余獨奏曰若習為常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既上落職監均州酒稅尹公洙歐陽修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高若訥亦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詩播都下

包孝肅公吕文靖聞其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

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
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註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
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裒行自此擢用
韓公維弱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
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
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
則躁求者自當知恥于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
古嗜學安于靜退乞加甄録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

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獻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劉公敞前後升官未嘗輒讓惟初拜侍讀及除諫議辭之其心誠謂分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韓魏公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必不勝則奉身而退

樂道無悶也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州公草疏時或以觸怒為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于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

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公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公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少卿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卿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

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横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于後也每對賔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已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盎康寧如在中州時

司馬温公事神宗時王安禮為右丞一日宰執同對有無人才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

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未論别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劉安世元城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孃子諜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職不比閑慢差遣須與他朝廷理會事有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如以老母懇辭必無不可孃子曰不然諫官是天子爭臣我見你爺要做不能得你是何人蒙朝廷有此

除授你果能補報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選甚處隨你去
但做公遂備禮辭免尋便供職三日朝廷有大除拜公
便上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
春循梅新高竄雷化八州惡地安世歴遍七州又遭先
妣喪禍與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跣足日行數十里脚
底都穿嘆曰今只老夫與兒子兩人在耳　公在朝章
惇於崑山縣强市民田人口經州縣監司次第陳訴皆
不敢受理又經户部不敢治御史臺亦不彈劾公累上

疏極論曰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藴大奸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隙徼倖富貴在先帝時已坐置田不法嘗罷執政蔡確引用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置上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以致悖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及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𫝊豪刦持州縣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乞特賜竄殛仍委臺臣置院推劾其崑山蘇州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責章四上朝廷令發運司體究

詔贖銅十斤公復爭之以為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與蔡確黄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逐正典刑異日却欲亂逐深恐無名且干繫官吏因惇致罪皆處從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理顛錯亦已太甚況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别籍異財事義顯著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絶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

伸於愚民而忽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非清朝之所宜
行也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
恐脅貴近為中外憂劉安世復言曰臣近嘗進對論確
朋黨雖粗陳大槩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
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為死
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
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四
人者以為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為辨正恐異

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喧傳以為盛事明年神宗皇帝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違豫嘉政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宫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内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下詔誕告外庭葢事已先定不

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
畢工二王即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
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
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已
力伏望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
上事跡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末著實
録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
所有章惇黄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所

貴姦豪屏息宅日無患由是三人皆得罪　劉元城遭貶章惇蔡卞用事欲殺公者甚至几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輒相向垂淚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師求見惇直以能殺

公意達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往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以為不及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亦號泣不食不能寐且治公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昔曾無少異至

夜半伺公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公公亦無喜色

范蜀公善文賦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公獨不然左右及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公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公出拜退就列

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聦舊風遂絶　范蜀公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疏三上不行即請致仕蘇軾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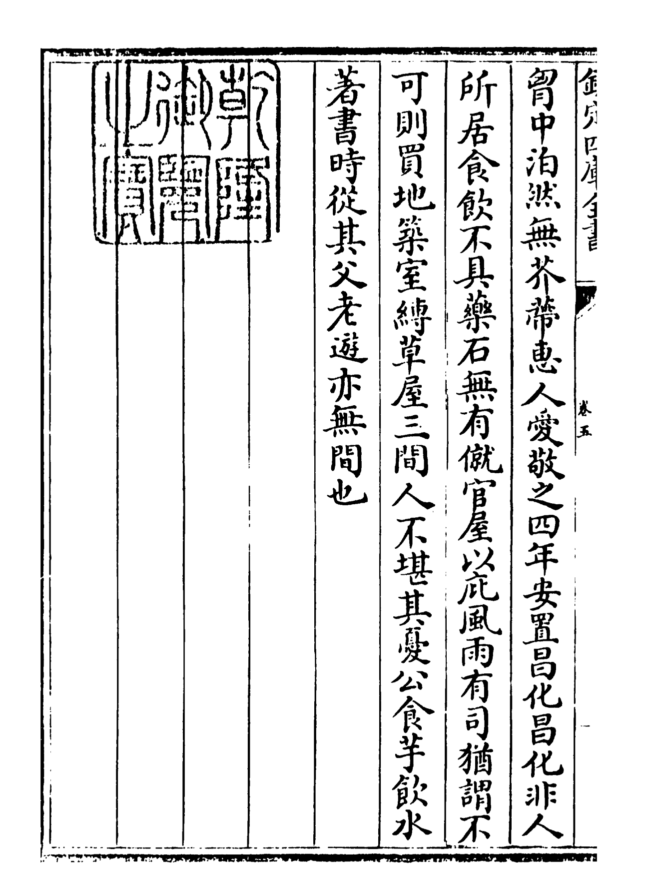
王介甫曰智者成之仁者守之温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　王荆公

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羮飯一日因事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羮飯胡文定公云只為介甫緣累輕故去住自在

范淳夫極為温公奬識嘗為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絶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為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夫於是焚去進

論不應賢良　公嘗從司馬温公辟修歷代君臣事迹時王荆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不可

蘇文忠公謫惠州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蛋所侮



胷中泊然無芥蔕恚人愛敬之四年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縛草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言行龜鑑卷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謄錄監生臣沈霦

謄錄監生臣龍舜琳

欽定四庫全書

言行龜鑑卷六　　　元　張光祖　撰

政事門

王公溥事周祖為秘書郎置幕府從征李守貞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契丹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趙韓王為相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

不可測一日大雪向夜叩趙普門普亟出惶懼迎拜從容問曰夜久甚寒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　太祖既得天下召普問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

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
兵為國家建長久計其道如何普曰鎮節太重君弱臣
強而已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
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上因晩朝與故人
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
為富貴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
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重為子孫久遠之業多置
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

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賜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　趙韓王事太祖時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曰刑以懲罪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宫普立於宫門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普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

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顔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後果稱職

呂文穆公蒙正以寛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呂文穆公為相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

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張丈定公齊賢為相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更相訴訟更十餘斷不能服公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

呂正惠公端居相位會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勲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上崩太后使繼

恩召端端知有變鏁繼恩於閣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宫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　真宗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吕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堦率羣臣拜呼萬歲錢宣靖公若水為樞密副使時李繼隆與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遂奏轉運使乏軍糧太宗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等三人首公

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

二府皆罷公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

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

同州推官再朞為樞密副使朕以爾為賢乃不才如是

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

慮不避死亡今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

雖有罪天下何由而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

意解如若水議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遼入塞事

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横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口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忌猜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

王文正公為相時宮禁火災真宗驚惶語王旦曰兩朝

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耳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宫失於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免死幾百輩　文正公

以上官泌知河陽諸公白公泌欲轉運使會京東有闕諸公曰可差上官泌公不答因奏對言泌向日議差河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使闕吏稟上旨上閱泌歷任日與轉運使諸公歸相語曰王公無私如此　王文正公為相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王文正公再涖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

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修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歎曰王宜為宰相我之量不及也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反其故發其隱也　王文正公為相時寇準知永興軍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服簪花走馬或奏寇準有叛心真宗怒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旦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文正公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

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王文正公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

子拜公公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後皆為名臣

李文靖公為相真宗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

李文靖公每言丁晉公小人之才不可用寇萊公始與晉公善薦於文靖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耶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

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先識　龜山語録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上曰善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向文簡公知廣州至判南即市南藥以歸在官一無所

須以廉清聞

張忠定公自蜀還詔以牛冕代公公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公知民信易嚴以寛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遂大治　張忠定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

方得成　公誨李畋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退必有後言矣

馬正惠公知節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嘗與王欽若奏事上前欽若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匿之

既退以己意稱聖旨行之嘗與公俱奏事上前欽若將退公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又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盡劉子莫謾官家公退見王文正公詞色尚怒因語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吾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久之

李謙溥有將劉進勇力絶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讒進陽遺其丸晉師趙贊得之以聞太祖即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

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畢文簡公士安在政府時契丹謀入塞公首疏五事陳
選將餉兵理財之策帝多納用乃進公吏部侍郎參知
政事入謝帝曰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
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寇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
相才也帝曰聞其性剛使氣對曰凖資方正慷慨有大
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
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

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
王沂公為相會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據非其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王沂公在中書章聖上僊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

閤起居召詣寢閣東面埀惟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公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勃然曰參政卻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

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中書樞密院平決之公時判禮儀院獨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柰何使兩宮異位不共天下之政是壅主上之聰明絶下情而不使通況宮人專政亂之始也乃采用蔡邕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而後人心始定　景德中朝廷始與契丹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公請止稱契丹本號朝論韙之　沂公與李

觀察維薛尚書映同謁王文正公公託病薛頗不平公

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一日以此白公公曰韓郎未之思

耳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

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謝曰

非億所知

李文定公迪居相位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

祈禳宿内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

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去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

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内侍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

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
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後及出道
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
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
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他日再奏事
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
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
為之一空

丁公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魯肅簡公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公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禄乎臣竊愧之願得罷去上悦其忠慰勉以遣他日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呂文靖公夷簡當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公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呂許公慶歷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公聞命移頃方赴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

不豫中外頗憂一旦閙急名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之體　天聖時大内火災宫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宴宫門不發不得閙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宫庭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顔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陳文惠公堯佐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强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歳正月

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能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

千石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

龎莊敏公過京師謁上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彦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彦博臣頃同在中書詳知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樹私恩則非

忠臣又何足賢也陛下所宜深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
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上曰
卿言是也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容
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
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早決之羣情
既安則災異可塞矣
諫議田錫好直諫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
體者四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

六十卷曰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爲御屏風十卷以便
觀覽及卒真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朝
廷每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每見公色
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韋龍圖閣閣書指東北隅
架二漆函謂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逼其將姚
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
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

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王公質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訖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耶宗旦慙服悉緩其獄稱公曰君子也

韓魏公為右司諫時災異數見公以災異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又奏曰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

祁胥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抗疏乞出疏示中書勅御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四人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爲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我何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開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謂公曰比年

臺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不負所
職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
密之義然恐無以表章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
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
將之　韓魏公居相位初英宗即位以憂得心疾太后
垂簾同聽政帝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讒間兩
宫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公慮宫中有不測者一
日因對以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

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公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間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公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爾妄傳語言者稍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公確然不變參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

嗚咽流涕遽道不遜狀公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禀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辭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

從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獨稱舜為大孝者蓋父慈愛而子孝此常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韓魏公事仁宗受遺詔輔太子英宗初為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及即位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為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

允弼曰馬用宰相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於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内人驚散公呼之來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

無事　英宗即位有疾光憲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時司馬温公知諫院呂諫議為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公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召守忠數其罪謫蘄州取空頭勑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　英宗初以憂疑得心疾太后垂簾聽政公潛察帝已安而太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於帝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

之人識官家甲午祈雨於相國寺及醴泉觀士庶驩呼

相慶戊申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

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

毎退朝入内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

手書上既康復無他太后復降詔書還政亦欲罷東殿

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并以稟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

當公退與同列相賀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合求

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之

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詰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獨留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公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䟽章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公即厲聲命儀鑾司撤簾簾既落猶在御屏後微見太后衣

也　韓魏公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如何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　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速

權知變如此　韓魏公知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內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辭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親之猶恐有所不盡況可以委人乎　韓魏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公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繼政者下令籍為

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蓋出於有心也　韓魏公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韓魏公在相位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上有宣諭或同寮談說人

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　魏公當國日東坡試制科中程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何如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

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徳矣

富韓公熈寧初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恩恵布徳澤三十年未可道著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鄰國渝盟人神共怒為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内為先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故公言及後果用王韶取熈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䕫峽

之地用劉彝沈起窺交阯造戰艦於富良江上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擣交阯交阯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黄河水櫝兵將凍溺飢餓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吕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　富韓公在朝廷州民二十人詣闕告

急上召問具得諸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富韓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侵真宗用寇準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驍將順國王達蘭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兵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遂詔諸將按兵縱敵歸敵自是通好守約不復

侵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决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歴二年聚重兵境上使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命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卧病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如主賓相見禮英等遂去左

右宻以具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幣且命報聘見契丹契丹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使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

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契丹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廣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勝所去士馬羣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

耳羣臣何利焉契丹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

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契丹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且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契丹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

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乃不復求婚專欲求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契丹曰卿勿爭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契丹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

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敵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許留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敵氣折矣可勿許敵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

為此欲置臣於死死不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悞當令改正富公怒形於色與之辨論

富韓公宣撫河北時天章閣待制張昷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雖不出巡徼常廪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士卒作亂殺守倅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昷之不叶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昷之首我當降願賜昷之首

上從之遣使奉劍即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富弼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寃讐者為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卻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上怒解

歐陽公曰吾昔貶夷陵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凡治人者不問吏

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議者以為知言　歐陽文忠公在翰林仁宗一日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韓公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栰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文潞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徧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

仁宗感疾文彥博等以設醮祈福留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公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

收捕按治公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謹良公曰可保乎曰可保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然公乃請平章政事劉沆判尾斬於軍門及上疾愈沆譖公於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公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初彥博欲判狀斬告變者參政王克臣捍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吳公奎奉使契丹其國羣臣為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

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為往契丹畏其守義甚重之

張文定公方平致仕在南京適東坡下御史獄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

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有以此問劉器之者器之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止之

胡文恭公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謂契丹與中

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防外患者謹為備而已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民錢數萬安定先生胡瑗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迺非之豈古分謗之意哉一生大慚為公書公乃闢齋廳於學之東增舍益弟子員安定先生之教始益盛東南之士知本經術

行義以為學者公之為力最多

劉公敞奉使契丹公素知其山川道里契丹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葢契丹常故使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契丹益歎服

宋仁宗時賈昌朝留守北都聖諭至即刻石於府園倚

山樓

蘇子美慶歷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

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

擊甚急左右無敢救解者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

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是上悔見於

色

蘇公頌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北朝遇冬至本朝歷先

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北人以為然各以其日為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彭公器資知饒州錢尚書遹見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甚訝之因問公曰范文正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德義為

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

張文懿公士遜為相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置二奏上前且言憸言動揺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寢文懿公罷相范文正公所彈也後復相一日仁宗語公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公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公曰

其罪大無他法無丈案即不可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
一請具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
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
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
李公及知泰州及至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
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公方坐觀書召之使
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公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
如故將吏驚服

陳公泊初為開封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以不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

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
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奏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
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
呂獻可為御史中丞熙寧間王介甫初參知政事神考
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
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俟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時司
馬温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
宣召相遇於路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

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相府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但傷匆遽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

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未幾置三司條例司介甫門下躁進諛諂之士悉為僚屬始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向之議者始歎服公之先見溫公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

安石為相行新法置條例司拜司馬公樞密院副使公力辭至六七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

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惠卿也小人本以勢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其黨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蘇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論比之王衍盧杞終必為天下禍

張安道時為承旨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僻而堅用之必

亂天下介甫深怨之

范蜀公事仁宗時言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司馬溫公延祐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陛下左右上曰祔廟畢自當去曰居簡狡猾膽大不惟離君臣恐令陛

下毋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即遺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司馬溫公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上歷問羣臣所為因論臺諫天子耳目

司馬溫公曰既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等數人聞於上

趙清獻公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其言嘗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每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彭公思永為侍御史極論内降授官資之弊仁宗深然之時張堯佐以妃族進希兾參政一鈌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求為節度使物議讙動公師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皐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悦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内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

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
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
宋邵亢上英宗乞下太常禮院修撰潁王聘納儀範臣
伏覩皇子潁王天資卓茂婚姻及期方陛下即政之初
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等伏見國朝
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存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
有敲門羊酒鎮櫃錢銀乃里巷之常談蓋搢紳所不道
行於聖旦竊所未安欲乞降聖旨下太常禮院博約舊

典修撰頴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一切罷之嗣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所未嘗用請如會要故事行之

蔡君謨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太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

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修亦啟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覩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因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

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曽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陳古靈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録於篇㑹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數焉凡於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為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窮安富

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察曲盡其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既亡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百餘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為已任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

華復位司馬温公等叙官為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恱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吕正獻公既侍經筵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請講言弑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

言而仲尼之書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呂正獻公為郡宰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為常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

也　呂正獻公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頒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閼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閼伯遷於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

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廵許逺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莫此為甚速令行下不施行

劉忠肅公與同列奏事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

懷邪覬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　公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方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

馬處厚默知登州時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

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令默本無嗣後夢上帝以移沙門島罪人事特命賜男女各一人後果生一男一女云

蔡公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從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故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

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葢如父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至於父母親致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於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

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之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京前後覬望賢如温公暴如子

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曾公子固為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得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庭無

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

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語之曰相公乃欲傾覆人家耶禹玉曰乃舒亶

言爾予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曾公肇事哲宗時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
公即奏書兩宫曰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
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意宫
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
援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
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憂君之誠
陳預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

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遂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徳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顔攖鱗率此類也

范忠宣公知慶州餓殍滿路公欲發常平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行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

可待報儻不許吾當坐罪　范純仁為襄城縣令襄城之民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劉元城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諍至當雷霆之怒赫然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

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洛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　元城云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賢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元城嘗與人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又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

世與予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思熟讀也寶臣即惠穆公也

職方張琪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蓋三十年矣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顧寵吏吾以聞琪憮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之以償錢

則貸出不爾爾皆死矣吏之親屬聞者争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鄜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琪乃簡肅公之壻

陳忠肅公攻蔡京之惡京致情懇以甘言啖公公曰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攻之愈力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常愧此四字

龜山先生語録云孔子言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寛則得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寛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寛不妨

鄭忠穆公瑴事高宗時苗傅劉正彦謀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册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竊謂

逆賊兇焰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遷中丞二兇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公抗章力言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章下傅等果出怨言然少戢矣即遣所親承議郎謝嚮更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宫此為上策浚等

聞之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為皇太弟
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怒不知所
為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
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天下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之於
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
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王沂公曽嘗曰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葢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録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葢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又曰前輩嘗言吏不怕嚴只怕讀葢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刻

也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虞公允文爲相事孝宗時北使烏凌阿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旣跪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公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儐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

公下具事於邊郡令檄北朝 天錫歸果獲罪 虞允文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册目曰才館録聞人一善必書再論蜀首薦汪應辰趙雄等六人及為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歴之風

洪忠宣公皓奉使大金軍前歸别持太碩人拜且泣時長子甫十三歲以下皆襁褓呱呱環列行路人不能仰視公弗子也間關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益削

及至雲中大帥尼瑪哈迫之使仕於劉豫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與其偷生狗鼠閒寧甘鼎鑊不悔也尼瑪哈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公不為動旁貴人唶曰此真忠臣也止劍士以目為跽請尼瑪哈怒少霽遂流遞於冷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金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

不滿百皆陳王固新聚落固新使詠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犏布番課四隷樵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為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固新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固新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固新或

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
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
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
固新義之而止後歸上曰洪皓身陷敵中乃心王室孝忠
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
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見矣

言行龜鑑卷六考證

十一頁前五行　案謂勃然曰數語宋史無之此足以補其闕

十六頁後二行　案真宗謂李沆曰句李沆原本訛作劉沆今據宋史改正

二十五頁前六行　案達蘭原本作撻覽今改正

三十一頁前五行　案文潞公一條自沆諧公於上至乃請劉相判之一段宋史文彥博本傳不載

四十一頁後三行　案官家二字本非人主自稱但查宋王鞏聞見雜録載先公三守平凉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舊德不當更守邊但顧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為官家行便當召還先公曰陛下方即位邊有警豈臣避難之時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官未正名分英宗曰方此即位視先朝舊人豈敢遽以卿禮云云據此則官家二字非記事之誤

四十九頁前五行　案寶臣即惠穆公二句宋名臣言